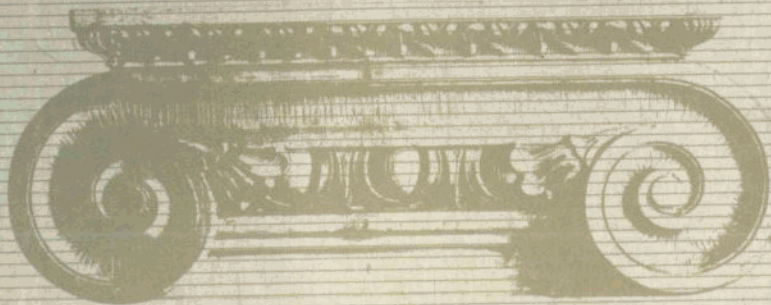


JURENZISHU



巨人自述



布什自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勇往直前之所获	(1)
第二章	米德兰的价值观	(14)
第三章	得克萨斯人能梦到的， 我们也能办到	(22)
第四章	我从耶鲁到国民卫队	(44)
第五章	哈佛毕业回家	(53)
第六章	新民权注重教育	(63)
第七章	我家庭的最佳选择	(75)
第八章	我选贤任能	(90)
第九章	和谐相处一道工作	(104)
第十章	人到四十的我	(125)
第十一章	卡拉·法耶·塔克和 亨利·李·卢克斯	(133)
第十二章	政治上的潮涨潮落	(157)
第十三章	对于否决	(176)
第十四章	我与棒球	(185)
第十五章	建设时代	(196)
第十六章	仁慈的保守派们	(212)
附 录	布什小传	(229)

第一章 勇往直前之所获

大部分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关键时刻，永远改变你的时刻，你开始新历程的时刻。你觉悟的时刻，这种时刻清晰如画，事后一切又仿佛有所不同。更新信念，结婚娶妻，养育孩子都属于那些令人难忘的时刻。对我来讲，这种时刻还包括决定竞选得克萨斯州州长和聆听马克·克雷格的布道辞。我在许多不同的教堂听过许多不同的布道。我在米德兰长老会教堂长大，在休斯敦的主教派教堂当过司圣餐礼男童，我在卫理公会教堂举行的婚礼。我在戴维营的小教堂与比利·格拉姆一道参加福音布道会，在得克萨斯的小镇参加复活节黎明前的礼拜。托尼·伊万斯和 T. D. 杰克斯在达拉斯做的布道情深意切，令我为之如痴如迷，我的朋友休斯敦第二洗礼会牧师埃德·扬邀请我参观他的教区，我甚至还在布道坛上讲过话。我听过的布道有充满力量的、催人奋进的，还有为数不少枯燥无味的。但有一次布道好像伸出手来把我抓住，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要给你们每人一大笔钱，86 400 美元”，牧师对聚在市中心奥斯汀教堂的几百听众说道。“我现在就把钱给大家。钱归你们了——但有一个小小的条件。你们必须今天把每一分钱都花掉。或是花掉或是没有。但不能留到缺钱的时候用。不能用钱买股票，也不能存入退休账户。没时间特殊订货，花钱时也不能货比三家。86 400 美元。马上花掉。买车，买船，买珠宝，或是一起都买，反正你今天必须把钱花光”。

这种消费场面，豪华气派可以尽情想像的。你从哪个商店开始，你怎样把这些现金都花掉呢？就在我们这群听众不知该

如何是好的时候，牧师又把我们召回到现实生活。他说的不是钱，他是在说时间。每天 86 400 秒转瞬即逝。或是利用它们，或是丢掉它们。他的布道是要唤醒我们充分利用每一秒钟。不要逡巡不前，不能瞻前顾后，要勇于接受挑战。布道是在祈祷仪式中举行的，两个小时后，我将第二次作为得克萨斯州州长宣誓就职，发誓捍卫宪法、得克萨斯州法律和美国法律，所以我请求上帝保佑。

我的家人和最好的朋友大多与我一起来到教堂。劳拉与我们的孪生女儿巴巴拉和珍娜，母亲父亲，劳拉的母亲，我三个兄弟中的两个，他们的妻子与孩子，各位伯母、叔叔和侄子，都来到奥斯汀的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坐在教堂前几排的直背长凳上。我妹妹多罗塞因病没能前来，我弟弟杰伯正在佛罗里达的家里组建新的州政府。

就在两周前我们这些家人聚在塔拉赫希观看那位布什州长宣誓就职。那一天阳光明媚，但是出奇的冷，零下二十多度，风寒指数也在零度以下。

那一天是大家企盼许久的。从我第一次就职拍摄的一张珍贵的照片上，能看到妈妈爸爸和家里的其他人观看我的就职仪式。爸爸正从脸上拭去泪水，杰伯在第二排站在他的身后，神情若有所思，毫无疑问，他在想那天宣誓就职的是他又会怎样。我的这位兄弟本来有可能赢得 1994 年 11 月的选举，这位布什兄弟击败佛罗里达州州长劳顿·吉利斯的机会，比我战胜得州久负声望的在任州长安·里查兹要大得多。但选举的结果并不尽随人意。选举那天晚上，爸爸代表全家对媒体说：“我们的脑袋在得克萨斯，但我们的心在佛罗里达。”

我确实为弟弟感到自豪。杰伯并没因失败而气馁。刚好相

反，失败把他锻造成更坚强的男子汉。他没流露出丝毫痛苦的表情，尽管风传选举时投票对他不公。选举后他又开始新的生活，用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皈依天主教，在迈阿密城里建了一所注册学校，不停地工作，四处联络，为下一次竞选秣兵厉马。

我与他有几分相似，不过程度不同，1978年竞选国会议员，在两人竞选中，我排名第二。失败让你感到无地自容。你努力，你梦想，你希望人们像你那样看问题，可是忽然之间一切都结束了，人们和你想的不一样。对个人的政治损失视而不见，并不是简单的事，因为在记票板上毕竟是你自己的名字。不过要是你相信选民的智慧，就像我现在这样，你就能战胜失望，接受裁决，继续前进。父母是我们生活中的老师，有那么多重要的课程都是跟他们学习的，1992年他们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对我们家来讲，1992年是艰难的一年。我亲眼看到“沙漠风暴”后父亲的支持率从创记录的92%一下子跌到了美国人民11月投票时的38%。透过我在北达拉斯办公室的窗户，我亲眼看到在那漫长的一年里小汽车从街对面罗斯·皮拉特的总部进进出出，四处张贴宣传海报，那里应该是共和党投票人的老家。我亲眼看到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口号——“重要的是经济，傻瓜”——变成竞选中的主题词，尽管有经济学家说，美国经济已表现出复苏的迹象（来得太晚，于事无补）。

我的家人聚集在父母的老家休斯敦城的休斯敦人旅馆迎接选举日。前一天我陪爸爸做大概是最后一次竞选旅行。他对竞选不遗余力，对自己的运气总是报着乐观的态度。在我们到达最后一站之前，爸爸、玛莉·马特林（永远忠诚的战士）、“橡

树岭男童子军”，还有我，来到“空军一号”爸爸的座舱里。在爸爸的请求下，“童子军”演唱了“神奇的恩典”。这一刻真让人感动。玛莉和我不住地擦眼泪，我们都感觉出失败正一步步逼近。

选举日下午3点，我的担心得到了证实。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主要州统计的选票表明竞选结束了。电话过后几分钟爸爸大步走进家人的房间。我把消息说给他听。“爸爸，不幸的是记票的结果并不好。”“知道了。我们等等再说。”他说着离开房间去穿衣服。5小时后令人痛苦的选举年结束了。第二天上午，妈妈像往常一样镇定自若，说：“好啊，现在都过去了，我们往前走吧。”

我们都按她说的做了。我回去接着计算得克萨斯漫游者队的胜负，尽管这没那么痛苦，但你也必须全神贯注。我还积极训练，参加了一次休斯敦坦尼克马拉松长跑。妈妈和爸爸在休斯敦建了一座房子，为慈善机构募捐，撰写回忆录，邀请那些有趣的人到肯尼班赫堡参加夏季晚宴，计划在得克萨斯农机院修建爸爸的总统图书馆。他们拿出时间钓鱼打球，读书看报，栽花种草，到世界各地旅行讲演。爸爸从飞机上跳下来。妈妈（和我们大家）都以为他疯了，不过他像个淘气的大孩子，终于挺过来了。生活是美好的。他们树立的榜样也是美好的。我们亲眼看到你可以进入竞技场，全力以赴参加比赛，然后完好无损地离开。我们看到失败以后生活大有希望。杰伯和我把这一点铭刻在心。

六年多以后，一月里寒冷的一天，我们大家聚到佛罗里达，参加和平移交权利的就职典礼。杰伯的那一天是以祈祷开始的，两周后我也将像他一样，但是他的这一天与其说是教堂

礼拜，不如说是生命复活。佛罗里达农机大学操场上体育馆里到处都是号角、标语和乐队的锣鼓。美国参议员康尼·马克做宣誓就职的证人。

“我一生里还从没有参加过早餐祷告，想一想吧，头一次参加，身边就有这么多显贵，我和参议员、州长，还有一位总统在一起，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家。”裘德·欧多赫特院长开玩笑说。他是来自杰伯的教区主显灵天主教教堂的牧师。“我来自迈阿密的一个小教区，我们专门做一件事，就一件事，不过我们做得非常出色：我们把人送到更高的地方。”人群爆发出一阵笑声，因为大家明白，他指的并不仅是佛罗里达的州长办公室。

过后，大家来到外面，在碧空映照下的老国会大厦前，杰伯把一只手放到两部《圣经》上——一本是他自己的，一本是1989年爸爸总统就职时用过的——宣誓就职。《圣经》翻到了《诗篇》第91节。“因为他把爱送给我，所以我要拯救他：我要把他送到高处，因为他知道我的名字。他可以求助我，我也会帮助他：我会与他共渡难关；我将拯救他，给他荣耀。我将满足他颐享天年，向他显示我能拯救他。”

杰伯宣誓完毕后，美国现在就有两个布什州长了。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另一个来自佛罗里达，当我听到弟弟就职演说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尽管我们住在不同的州，面对不同的问题，但是我们来自于同一个地方。

杰伯说到信仰、家庭和朋友时，语言十分的真切。“生活中大多数的原则正是在这里铸就的，”他说道。“忠诚、同情、慷慨和关怀是一条缆绳上的连环，他把我们连在一起，连接成一个人永远无法企及的力量。”

信念、家庭与朋友。在一月寒冷的那一天，就像在我生活中那些重要场合发生的那样，这三者结合到一起。信念、家庭、朋友指引我父亲度过了12年的总统和副总统生涯，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最终是要靠它们来衡量的。那一天，比利·格拉赫姆神父是带来祝福的人，他曾在多年前就把信念的种子播种在我的心里，他一直是我们家要好的朋友。

神的计划高于所有人类的计划，不相信这一点，我便不能成为州长。政治变化无常。民意测验变化无常。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对手。人们会毫不吝啬地赞美你、关注你。大多数的时候他们出于真诚，但有时并非如此。

不过我把生活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我的信念让我摆脱了束缚。我可以从恰当的角度无拘无束地处理眼前的问题，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做出别人可能不喜欢的决定。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做正确的事情，尽管民意调查的结果可能不随人意，我可以无拘无束地享受生活，而不去担心以后将发生什么。我从来没有设计生活中的每一步该怎么走，当然也没有从公职上一步步向上攀登的想法。我不是墨守成规的人。我生活在现在，就要抓住机会，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父母的爱是毫无条件的，这也让我们觉得无拘无束。长大以后，我的兄弟们、妹妹和我知道父母可能并不同意我们做的一切（他们不同意的时候当然会说出来），但父母总是爱我们的。总是。永远。毫不动摇。千真万确。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父亲做副总统和总统12年，不论多忙他都要接我们打去的电话。他给我们写长信或者发电传。妈妈给我们来电话，而且还把她在旅途中的游记副本送给我们。一过圣诞节，全家就会聚到戴维营。夏天，全家也会到沃尔克的布恩特

一起吃烤肉。如今爸爸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和我们随时保持联系。他读到一篇文章，就想知道竞选的走势和立法会议的情况。

记者们时常问杰伯和我，爸爸是否给我们提供政治建议。听到这样的问题，我心里忍不住的发笑。我想在他们眼里布什家的人在成长过程中总是聚到爸爸的膝下，讨论美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或者讨论金融政策对美国的影响。就像爸爸说的：“根本没这回事儿。”我们家人更愿意到户外玩棒球、篮球或是橄榄球。我们讨论发生的问题，和别的家庭没什么两样。在布什家的餐桌上，孩子们通常最关心的是马文吃没吃蔬菜，那样我们大家就都可以吃甜食了。

爸爸确实有着丰富的知识与经验，我敢肯定杰伯像我一样有时会请教爸爸。我刚当选州长之后，爸爸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道去墨西哥参加 1994 年 12 月举行的泽迪罗总统的就职典礼。得克萨斯和墨西哥之间有一条漫长的边界，历史上、文化上与亲缘上关系密切。同墨西哥与它的领导人保持友好的关系对得州是十分重要的。爸爸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创始人，在墨西哥他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爸爸一起去墨西哥，是个绝好的机会，可以会见新总统，与他讨论问题。这些讨论在我州长任职期间又举行了很多次。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父母就是父母。他们提供的是父母的忠告，而不是政治忠告。我开玩笑说我要向爸爸请教的时候他才回答，而妈妈不用问就会告诉你。他们在私下里和美国人在公开场合看到的一模一样。妈妈说话不拐弯抹角。她一点也不做作，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爸爸为人善良，通情达理，总是替别人着想。他们爱自己的孩子，劳拉和我也总是想方设

法爱护自己的孪生女儿。我女儿像小孩似的闹脾气，我就开玩笑说：“反正我要爱你们，所以别想摆脱我的爱。”无条件的爱是父母送给孩子最珍贵的礼物。一旦你知道你的家人总是爱你的，你做什么都会无拘无束。你会心安理得地失败。你也会放开手脚去争取成功。

杰伯就职后两周，在奥斯汀市的教堂，牧师告诉我：在德州历史上我作为第一个连选连任的州长，这只是事业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牧师说到他与家人一起参观黄石公园。他们和游人围在老忠诚泉四周观看，满怀希望等在那里，他和大家一起数着——五四三二一——泉水喷发出来，他和大家一同欢呼雀跃，这时他惊讶地发现眼里竟含满了泪水。“于是我意识到我是在为这眼忠诚的泉水喝彩，”马克·克雷格说，听他讲述这滑稽的一幕，教堂里的人群发出了会意的笑声。“人们到底为什么会含着泪水为一眼清泉喝彩？”他问道，然后自己给出了答案：“为了忠诚。人们渴望忠诚。”

他谈到政府需要忠诚。他告诫说，在家骗妻子的领导人也会欺骗自己的国家，会欺骗他们的同事，会欺骗他们自己。牧师说美国渴望诚实的领导人。他讲了摩西的故事，摩西受上帝的委托领导人民奔向牛奶与蜂蜜之乡。摩西有许多理由逃避重托。牧师接着说，摩西最初的回答是：“对不起，上帝，我正忙着呢。我要养活家小。我要照看羊群。我要生活。”

“我是谁呀，凭什么让我去见法老，把以色列的孩子们带出埃及？”摩西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这样问。人民不会信任我，摩西提出反对意见。我这个人不善辞令。“噢，我的主啊，我请求你另请别人吧，”摩西请求说。但上帝不同意，摩

西最终不辱使命，领导人民在荒野中艰苦跋涉40年，来到希望之乡。他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力量、方向与智慧。

“人民渴望领导”，克雷格牧师说，“渴望那种具有伦理道德勇气的领导。”他强调说，手里只掌握是非的标准是不够的。美国需要具有道德勇气的领导，出于正确的理由做正确的事情。他承认对领导人来说前进不会一帆风顺。别忘了摩西也曾顾虑重重。

“他这话是说给你听的，”母亲过后对我说。当然牧师是讲给我们大家的，他向我们每个人提出挑战，珍惜每一次机会，承担一切领导责任。他召唤我们利用一切力量，商业的、政治的、社区的和家庭的，为了正确的理由做正确的事情。这篇布道辞说到了我的心里。在我任州长的头四年里，我千方百计按照马克·克雷格勾画的标准做每一个决定：“为了正确的理由做正确的事情”。在我看来牧师也是向我提出挑战，希望我奉献更大的力量。

仪式结束后，我和前任的州长们一道参加在州府办公室举行的招待会，然后来到南厅举行就职典礼。天上浓云密布，但在我宣誓就职、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太阳从乌云后面绽放出来。

我对聚在州府南草坪上的一大群听众说，得州的未来是光明的。对得克萨斯州来讲，只要我们奉行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低税收、小政府的政策，下个世纪将会提供无限的机会。不过我也看到了地平线上出现的问题。

“从物质的角度说，我们孩子们的生活将继续得到改善，我对此抱乐观态度。危险是他们的道德与精神生活可能得不到改善。各位知道，一个社会的力量并不能仅靠社会积累的财富

或发展的技术来衡量。社会的力量应该由人们的价值观来衡量。”

得克萨斯人民牢牢地掌握着基本的价值观念：用一天诚实的工作换取一天诚实的薪水；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窃；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财产，尊重他人的意见。在得克萨斯大多数的人知道要通过努力工作与教育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我讲了阿尔·冈萨雷斯的经历。阿尔是我最近才任命的得州最高法院法官，他是个聪明能干的律师。他的父母在休斯敦的两间卧室里养育了八个孩子。他们每天拼命工作。他们为孩子不惜一切，希望他们将来有机会成功。阿尔终于实现了父母的梦想。

在我任州长的前四年里，我在太多的地方看到了太多的面孔，那些怀疑的神情几乎不相信自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我在腐败的城市里看到过找不到出路的年青人，我在富裕的城郊看到过用毒品和酒精毁灭自己生命的孩子，看到过生育孩子的孩子，她们从此开始了失望的循环。

我在就职演说上花了很多的功夫，我不停地思考，在得州进入新世纪前怎样处理这些问题。“以道德与精神为中心争取繁荣，为此得州的明天必须是开放的，有教养的，不强求千篇一律，但要团结在得州共同的价值观周围。”我说道。

“我们大家都有价值。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意图被创造的。在上帝眼里，大家人人平等。我们每一位公民必须清楚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是均等的。告诉大家他们是外部力量的牺牲品，这并不会给他们带来成功，只有当他们认识到他们有价值，有尊严，有上帝但不是政府赋予的自由意志时，他们才会成功。”

“政府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说道。“经济增长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我们现在正把过多的希望寄托在经济

上，就像我们曾经把过多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一样。把问题推给经济无疑是实利主义。”

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真正的答案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他们是体面体贴的人民，他们听到了召唤，会像邻居热爱他们一样去热爱自己的邻居。所以我发誓要继续工作，从得州的每个社区召集起同情的大军，这些怀有信念的人们会在邻居需要时伸出援助之手。

我对参加就职演说的人群说，第二个挑战是要把这里变成有教养的社会。“我所说的教养有两层含义，我指的是什么显而易见——我们的孩子必须有丰富的知识。他们必须掌握 21 世纪使用的语言。他们必须随时准备竞争。他们必须接受挑战，争当最好的学生。我们要推他一把，不让一个孩子落在后边，一个孩子我也不放弃，所以我不遗余力地主张个人奋斗。”

“先从最基本的说起。每个孩子必须会读书看报。我们要尽早动手，我们必须摸清情况，我们必须为孩子提供他们需要的帮助。正如我的朋友休斯敦独立校区的菲利斯·亨特所指出的：‘阅读是新民权’。”

必须教会我们的孩子能读会写，但这还不够，他们必须学会分辨是非。“有人以为谈论道德是非不合时宜了。但我不这样看，因为为了让孩子过上我们想让他们过上的生活，他们必须学会承担责任，承认家庭，承认忠诚，承认工作……学会拒绝毒品，拒绝暴力，拒绝乱交，拒绝私生子。”

我勾画的第三个挑战是怎样通过共同的价值观把绚丽多彩的得州团结起来。得克萨斯是绚丽多彩的，而且正变得更加绚丽多彩。休斯敦的学生说的语言将近有 63 种，达拉斯的学生

说的有 57 种。我对听众说，五光十色是值得庆祝的事情，而不应该回避。

“Nuestra diversidad le da a Texas nueva vitalidad, nueva energia, y nueva sangre ... y no debemos temerle si no recibirla con los brazos abiertos,” 我说道，这句话的大意是：“五彩缤纷给得克萨斯州带来了新的生命、新的力量、新的血液……我们应该欢迎，而不是害怕。”西班牙语我说得不流利，但只要有可能，我总是尽力说这种美丽的语言。我以为得克萨斯的拉丁后裔对州长承认他们丰富的遗产与文化会抱有感激之情的。

我们不能让种族分裂我们，我警告说。“这个国家有一种倾向，要把人民分割开来，得克萨斯人不属于任何种族和民族。世界各地有许多这样的民族，那些地方是科索沃、波黑、卢旺达，按种族划分人群是人类的悲剧，我们正奔向 21 世纪，我们都属于一群人：美国人。”我在讲话的结尾引用了一段话，是得克萨斯伟大的作家、艺术家汤姆·李写的，他来自埃尔帕索，我很欣赏这段话。这段话总结了我的乐观情怀和我的领导风格。“萨拉和我住在大山的东边，那是朝阳初起的一边，不是夕阳落山的一边，那一边可以看到新一天的到来，但看不到落日西下。得克萨斯的同胞们，在我们迈向新世纪的时候，得克萨斯就生活在大山上迎接日出的那一边。我看到美好的一天已经来到。”

就职演说后，家人和密友与我共进午餐，然后紧接着是一整天的庆祝游行和就职舞会。

那一周晚些时候，庆祝典礼的各种安排和各种演说忙得我不亦乐乎，我发现谁手里也没有马克·克雷格的布道辞。教堂的仪式是私下举行的，没有录像，也没人想着录一盘磁带。我

给牧师打电话表示谢意，请他送我一份布道辞。他说没有文字材料，他是从心里说的。这个时代什么都可以随时录制随时播放，惟独这篇布道只存在于真正的时间中。但是，有没有那15或20分钟，确实不一样。我作为州长二次上任后，我的心里一直在斗争，要不要竞选总统，不知道竞选会给家人和我的生活带来什么。但是马克·克雷格牧师把我从得州州长的安逸生活中唤醒，推向总统竞选。

第二章 米德兰的价值观

一直到现在，她的形象还历历在目。父母的蓝色老车开向米德兰萨姆休斯敦小学，她的小脑袋刚刚能从车后座上探出来。我和一个朋友正从大厅的外门走进来，手里拿着留声机要送回校长办公室。我看到汽车的那一瞬间，放下留声机就跑了过去，急不可待地迎接妈妈爸爸和小妹妹罗宾从纽约回来。罗宾生病到纽约看医生。我跑到车前还以为罗宾能在车里，可是她没在那。妈妈爸爸来学校告诉我罗宾不会回家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很难过，觉得害怕。我知道罗宾生病，但是死亡却是难以想象的。几分钟前我还有一个小妹妹，可是现在顷刻之间就没有了。46年后，那几分钟成了我童年中难以磨灭的记忆，在本该是幸福的泪水中，流下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当时我7岁。罗宾死于白血病，差不多有4岁。别人说，我当时还想法逗父母开心，放学后连续几周呆在家里不出来，因为我担心妈妈，这些我自己都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很难过。我的朋友苏西亚·伊万斯和约·奥纳尔也只记得大家很悲伤。苏西亚清楚地回忆起，那天父母的轿车来到学校，尽管她和我一样不知道发生的事情。“平常车很少来。当时还是上学的时候，家长不到学校接孩子。他们来学校把乔治接走了，乔治那天没回来。虽然我记不太清了，我想是妈妈告诉我出事了。我能记住的就是难过。”后来没有谁再谈论这件事，50年代，在人们眼里，谁家死了人或是发生什么悲剧都是个人的事。这些我当然不知道，我才7岁。我父母提起罗宾死去几周后我们观看橄榄球的

经历。我当时大声说，真希望自己是罗宾。妈妈后来说爸爸脸色苍白，问我为什么。我回答说：“她在上边可能比我们在下边看得更清楚。”

我当时太小，父母又那么爱我，所以罗宾的死对我打击不大。也许是我那么小的年龄在朦朦胧胧中懂得了永远不能小看生命。身边的死亡不仅没有使我害怕，反而使我更加坚定，从生活的赐予中获得幸福，每天都活得充实。

棒球伴随我度过了许多日子。尽管我生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爸爸当时在耶鲁读大学，可我两岁的时候我们就搬到了西得克萨斯。我最初的记忆就是米德兰，一想到在那的成长经历，就忘不了棒球。我们总是在一起打球，有时在学校的操场，有时在森蒂尼尔大街我家房子后面野牛踏出的空地上。我们一玩就是几个小时，直到大人把我们拽回家。我记得妈妈隔着围栏高声喊我回家吃饭，马上回去。周末有时爸爸也会和我们一起玩，他能从后背接球，让我的朋友们赞叹不已。约·奥纳尔和邻居的男孩子们经常花好几个小时模仿爸爸的动作，结果弄得青一块儿紫一块儿的才能接住。我在少年棒球联队当接球手，我至今忘不了听到爸爸的夸奖后那股自豪劲，“儿子，你成熟了。我可以用力把球抛给你了。”

那时米德兰有一种边疆情调，天气炎热干燥，到处尘土飞扬。我们是在长长的旱季搬来的，得克萨斯作家埃尔马·凯尔顿在一部书中描写了那场干旱，他的描写很有名，书名就能说明一切：《那个时候滴雨不见》。我还记得铺天盖地的沙尘暴。风沙满天飞舞，你从后窗户望出去，连围栏都看不见。人们在家里安上挡风窗，不是为了挡雨而是为了挡沙。春天和秋天学校打开窗户，每天早晨上学的时候你要从书桌上擦去一层厚厚